



崔静

尤以菠菜记乡愁

没过几天,果然看到灶台旁的饭桌上摆上了几碗绿油油的菠菜汤。顿时,平日不堪下咽的窝窝头也变得香了。

当菠菜长得更大一些,到一拃高的时候,父母就会采上一背篓到集市上卖,然后买回几捧炒花生给孩子们解馋。每到这时,孩子们的小脸上,真是如时下的春光一般“明媚起来”。

(一)

小时候,家乡还没有推行大棚种植技术。乡亲们能吃到的菜,基本是自种的,也就是现在人们讲究的绿色、有机、时令蔬菜。菠菜也只是在清明前后二十多天里饭桌上的“专享”。现在的菠菜早成了一年四季随唤随到的“餐桌常客”,我却再吃不出早先年的味道和感觉了,也不知道是菜的味道变了,还是人的味觉或是人心变了。

家乡人种菠菜的历史,我无从追溯,却从老辈人的言语和相关书籍资料中搜罗了一些关于菠菜的故事。菠菜,原产于波斯国,相传是在唐朝贞观年间由尼泊尔使者上供给皇帝的,故名“菠菜”。那时,从皇帝李世民到满朝权贵都热衷于吃丹药养生,以期长生不老,因此这些达官贵人中内火旺盛的人不在少数。当菠菜传入,人们食用后发现它可以败火,能抵消服用丹药引起的一些副作用,故受到上层人追捧,又因为它对生长环境不挑剔,非常容易推广种植,很快便在民间饭桌上出现了。

菠菜,因为根为赤色,又总被人叫成“红根菜”。另外,它还有个更更诗意的名字叫“红嘴绿鹦哥”“鹦哥菜”。相传乾隆微服私访下江南时,行至一村,饥渴难耐,于是和随从到一家农户用饭,农家主妇愁于无好食材招待,就到自家园子挖了些菠菜给皇帝做了顿菠菜豆腐汤,没想到皇帝一行人都觉得鲜美异常,问这是什么菜,村妇回答“金镶白玉饭,红嘴绿鹦哥”。乾隆大悦,随封村妇为皇姑,从此菠菜就多了个高大上的别名“鹦哥菜”。

(二)

作为我们那个小村当之无愧的“村菜”,菠菜人人喜欢吃自不必说,至于它的营养价值,村民说不具体,但它的润肠通便、清火顺气的作用,却是妇孺皆知,甚至曾一度成为村里人口中可起死回生的“救命仙草”。小时候,确实听父亲讲过一个故事。

那是1967年的羊年,刚过完春节,正赶上村里属羊的烈属五保户牛奶奶六十寿。说起牛奶奶,命苦得令人唏嘘,三十多岁时,参加抗日的丈夫一去不回,从此杳无音信。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养大了唯一的儿子牛一水。从小没记得父亲长啥样的儿子,一心想到部队找父亲,1947年的时候背着牛奶奶参加了解放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政府派人敲锣打鼓送来了“军属之家”的光荣牌匾,说是牛一水同志在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升任营长了,部队还在向南行进,人一时回不来。村邻乡亲们向牛奶奶道贺,都说牛奶奶终于熬出头了,就等着享儿子的福了。又过了两年,村支书陪着乡政府一名干事,神色悲戚地送来一块烈属光荣牌:牛一水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了。牛奶奶没等听就昏了过去。醒来后的几年里,牛奶奶的眼里就没断过泪,慢慢地眼睛瞎了。从此,乡里和村里就把牛奶奶供养起来,村里乡邻的妇女们主动轮流照顾着她日常生活起居。

为老人过六十整寿,在村里一般人都是大事,乡亲们合计着要给牛奶奶

菜”。

现在的菠菜虽四季可食,我却还是顽固地感觉到,经历了整个冬季、春天才得食的菠菜味更鲜美,想想也是有营养学理论根据的,生长期三四个月,熬过寒冬,其根窝居于地下,孜孜吸收大地营养,厚积薄发出养分力量,能不好吃吗?

由此想到,人的成长经历与自身内涵之间的关系,又何曾不是这个道理?

(三)

那更好过一过。政府派人送来的慰问肉比往年更多;东家送蛋,西家送面,邻里巧妇们忙着给牛奶奶做来吃。可没过几天,老人进食越来越少,精神萎靡,神志也逐渐不清,大家请乡里的医生把过脉说,老人气滞痰沉,腹胀如鼓,克化不动食物,怕是难熬这一关了。

乡邻大婶们更是日夜不敢离人。这天晚上,昏睡了几天的牛奶奶突然长嘘了一口气,醒了过来,平和的眼光里流露出几丝遗憾:“我要去找牛儿和他爹团聚了,就是馋,没吃上今年的菠菜,不知道那边有没有这口?”第二天早晨,东方家婶子就端来了小小一簸箕、刚刚长出两三个皱缩的嫩黄叶子、带着寸把长红根的菠菜。众邻问,眼下时节,这是从哪里淘换来的稀罕物?东方家婶子说,自家园子里的麦碾塌倒了,正好压在菠菜畦子里,翻开麦碾,还真就找出些已发芽的菠菜。

牛奶奶看见这水灵灵的嫩菠菜,“挂着筋”的眼睛里泛出一丝亮光,说就想吃焯过水后,用井水过凉,拌上蒜泥麻汁的凉拌菠菜。东方家婶子急忙如法做了端来,牛奶奶果然吃了一碗,中午又吃了一碗。到下午,牛奶奶的肚子就开始绞痛,泻了一床,反而可以慢慢进些粥食了,病也慢慢好了。一直到1990年,84岁的牛奶奶无疾而终。

对父亲讲的这段往事,我深信不疑,并在我从事中药工作后,从各种本草文献中得到了考证:菠菜性甘,味凉,入肠胃经;具养血、止血、敛阴、润燥之功;治衄血、便血、尿血、消渴引饮、大便涩滞等症。《本草纲目》也有记载:“菠菜,通血脉,开胸膈,下气调中,止渴润燥,根尤良”。《随园居饮食谱》记载:“菠菜,开胸膈,通肠胃,润燥活血,凡大便涩滞及患脾人易食之,根味尤美,秋种者良。”由此可见父亲所说的“菠菜救牛奶奶一命”确有方理。

菠菜虽然没有以中药的名份入得药房重地,但作为药食同源的植物,它在大众餐桌上,在需要它的关键隘口,依然发挥着它重要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在我看来,黄河二路的荷塘不仅仅是一处景点,更是一方心灵的栖息地。在这里,远离喧嚣、纷扰,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感悟生命最本真的美。《尔雅·释草》有记:“荷,芙蕖。其茎茄,其叶蕀,其中葇,药中慧。”荷花的别名甚多,可见古今文人对于它的喜爱之广之深。细细品读朱自清的名作《荷塘月色》,再聆听凤凰传奇悠扬的歌曲《荷塘月色》,然后漫步在黄河二路的荷塘边,此情此景甚为妙哉。

荷风轻舞飞扬,荷花娇艳欲滴。到了晚上,月下赏荷更有趣,淡绿的月光洒满整个城市,那将是人与月的相逢。无论是和朋友一起欣赏荷花,还是独自在荷塘边享受阳光的照耀、月光的洗礼,都能够让你的心灵得到放松。来吧,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滨州黄河二路的荷塘,尽情享受这片美丽的风景和惬意的人生。

我没有看到它飞上高空的样子,便先行离开了。

我羡慕鸟儿的自由,却又总是很自觉地将自己放回生而为人种种羁绊里。

想起夜饮晚归的苏东坡,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因为“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的无奈等待,才有了“倚杖听江声”的美好机缘。江水奔流,静夜更显气势,他为之震撼陶醉,并触发哲思妙悟,引致淋漓诗兴,一抒旷达襟怀、聊发自由心声。而我,也正因这场雨恰至而人不归的巧合,才拥有了这段一个人的清宁时光,得以散漫地行,自在地看着,安静地想。

虽然只是最平凡不过的小人物,却也同样有“此身非我有”的种种苦恼和愁烦,即便不能风神潇洒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偶尔静下心来,唤醒所有麻木的知觉,去天地间走一走、看一看,天高地远地想一想,让自由的梦飞一会儿,再飞一会儿,于这烟火缭绕的俗世人生,也是一种美好的慰藉吧。

它们经历过刀镰、石碾、木杈霜雪的洗礼,也曾被捣入粘糊泥浆成为土坯里的筋骨,或被灶膛当作引火化为村庄最为具象的炊烟

这些从矗立打谷场消失的童话般的城堡,它们带着某种古老消失在一些岁月走失的章节

当工厂高高的烟囱高过低矮山丘有人说,它们被送去纸厂或粉碎还田,成为有机质氮磷钾成为餐盒、衬衫、水杯、纤维素乙醇

这是一串令人陌生的名词但我不知道在如今之故乡我再也找不到一个属于童年那些胖胖的麦垛

没有人探究一座老屋的容量那塌陷的屋脊,木窗、蛛网、灰尘、野草一些不多见的老屋

早已披满一身斑驳的履历从茅土屋到红砖瓦房到与山腰齐高的楼房,一些时间中的主人也早已走出低矮的屋檐换成明亮宅弟

老屋,这以家之名存在的事物曾是一家人最小的版图

更多楼房如雨后春笋布满乡村几近消失的老屋,更像是

一些人专属的回忆他们聊着聊着,口音里就会带上翻山越岭的苍茫

仿佛想起避风挡雨的日子曾被一个清贫的家,庇护着直至岁月一别两宽,直至瓦片上散落的春秋持续荒芜,又在滚滚向前

九十岁以后,她的天地只有一方小院,一个人烧水做饭挪动生活,不愿拖累别人

她只是短暂经历了裹脚年代双脚没有畸形,但她唯一的远行是那年,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出省看望远在部队的父亲

祖母后来,从来没见过大海那次漫长的旅行,经过一座沿海城市她说,那是距离大海最近的一次已经闻到了咸腥的海风

那时卧床的祖母已经不能出行而我后来曾对她无数次描述那种属于大海的蓝,接近天空的蓝但这是祖母未竟的遗憾也是我的,那么蓝的遗憾

圆坟

山坳里,用铁锹除去杂草乱石翻出新鲜的土,我们一众拍打着坟冢像是给祖母修一座新家

摆好香案、供品,点燃黄裱纸热浪中,一团团升腾的灰烬逼仄过脸庞,随风飘散仿佛一些来自天空黑色的感伤

遗憾的蓝

(组诗)

董剑

消失的麦垛

它们经历过刀镰、石碾、木杈霜雪的洗礼,也曾被捣入粘糊泥浆成为土坯里的筋骨,或被灶膛当作引火化为村庄最为具象的炊烟

房屋简史

没有人探究一座老屋的容量那塌陷的屋脊,木窗、蛛网、灰尘、野草一些不多见的老屋

遗憾的蓝

老屋,这以家之名存在的事物曾是一家人最小的版图

圆坟

山坳里,用铁锹除去杂草乱石翻出新鲜的土,我们一众拍打着坟冢像是给祖母修一座新家

(一)

不觉间,已到应知天命之年,虽然没有慧觉,不知自己未来天命如何,却越来越容易回忆起儿时

的岁月,其中魂牵梦萦最多的情节是与家乡的菜园相连,也就萌发出了要写写“我与菠菜的那些事儿”的想法。

在儿时记忆里,我出生的那个鲁北小村庄,每年的寒露前后,家家都会在屋前后院,或者自留地的地头院边,种上几畦菠菜。

如果谁家错过了适宜种菠菜的时节,或根本没种,那家定会成为乡亲们眼中那个“过日子没打算”的一家;甚至在为儿女说亲事时,会被破媒的人“诟病”,也因此,小村的村名,虽然行政属名“北崔家”,但乡里邻村又常常叫成“菠菜崔家”。

菠菜在“蔬菜家族”中算是“穷人家的孩子”了,对生长环境几乎没有要求,耐寒性很强,只要在上冻前能长出五六片叶子,它的根就能抗过冬季零下十几度的严寒。

顾召营

窈窕荷花别样开

了清凉之所。

荷叶之间,点缀着无数朵娇艳欲滴的荷花,正应了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有的荷花娇小玲珑,含苞待放,静静地享受着这个夏日;有的荷花已经盛开,花瓣如雪般的丝绸,洁白无瑕,中间的黄色花蕊美如凝脂;还有的荷花是粉红色或淡紫色的,宛若一个个童话般的仙女,轻盈而娇媚。

继续向前走,另一个池塘的荷花也是别具特色。它们如同美丽婀娜的少女,在水中盈盈绽放。荷花的花瓣洁白如玉,柔软如绵,轻轻触碰,仿佛能感受到花香在指尖弥漫开来。

有的荷花活静静地侧卧水面,紧紧地聚拢着花瓣,像是躺在水底的仙女。有的则高高矗立,花瓣展开,端庄而高雅。

走近一看,这片荷花真是美得惊艳。花瓣洁白如雪,宛如少女的脸庞,纤细而光滑。每一片花瓣都散发着淡淡的芳香。

看着这些美丽的荷花,我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创造力是多么神奇。而莲蓬,则躲在荷花的怀抱中,静静地等待着清凉之所。

雨似乎有些小了些,晚风习习,有些许清凉。平时游人如织的公园,此刻很安静,只有我一个人沿着河畔,在雨中慢行。心境如痴如醉,清幽、静谧,自在、悠远。

天青色的伞收拢在手里,一任冰凉的细雨丝丝,湿了发衣,润了心扉,仿佛又回到了总爱任性淋雨的少年时,想起了一些旧友、一些趣事。脚不自禁嘴角上扬,丝丝欢喜爬上心头。

久违的风景依旧。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都欣然地接受着这丝丝细雨的洗礼和滋润。涂尽尘埃,亭台楼阁、廊桥、雕塑以及殷殷样样的健身器材,色彩更加油润鲜亮,花草树木容光焕发,生机勃勃,叶青翠欲滴,花明艳俏丽。

着绽放的时刻。莲蓬圆润而饱满,柔软而有弹性,悄然涨长。

在荷塘的上空,蜻蜓翩翩起舞,它们翅膀灵活地扇动着,落在荷叶上,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

蜻蜓在荷叶间灵巧地穿梭,仿佛在与荷叶做着一种默契的游戏。阳光透过蜻蜓的翅膀,将五彩斑斓的光影投射在荷叶上,形成如画的美景。

而荷塘边的石头,则是这片美丽景色的陪衬。它们散落在荷塘边,形态各异的石头仿佛在讲述着古老的故事,其中蕴含着岁月的沧桑和坚毅的力量。

它们与荷花、荷叶、莲蓬交相辉映,构成了一种不凡的奇美的意境。

站在黄河二路的荷塘旁,周围一切尽收眼底。碧绿的荷叶覆盖着池面,粉色的白色的荷花绽放,平静的水面倒映出天空的蔚蓝。

远处的高楼静谧地屹立着,与荷塘相互映衬,果然大美在滨州。

黄河二路的荷塘,已经成为城市中一张耀眼的名片。有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荷花也如人生,历经磨难之后,

才绽放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美丽。

我没有看到它飞上高空的样子,便先行离开了。

我羡慕鸟儿的自由,却又总是很自觉地将自己放回生而为人种种羁绊里。

林梢客

向晚河畔行 执伞听雨声

时急时缓、时歇时起,断断续续,浙浙沥沥漫飘了近一天的烟雨,临近下班时,仿佛雨神有意为之的恶作剧,竟是更加紧锣密鼓地加强了声势。

每天都能按时赶到接我下班的人,却偏偏发来信息告知,今天有事不回。

往常遇到这种情形,我一般会选骑自行车回家。骑行是我喜欢的方式,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一路上还可以抬头看云,侧目赏花,何乐而不为?我那辆枯色的“小马”就停在办公室隔壁,虽然多半的用途不过是骑到公司门口取下快递,但整套防雨防晒装备齐全,即使冒雨骑行,也不过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推门看着车,又抬头看看天,犹豫了一会,还是放弃了。临时决定,搭同事的车回家。

下车,意欲沿着秦皇河一路走回去。

同小区只有一墙之隔的秦皇河公园,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有踏足了。无他,只是不怎么喜欢运动,也不太想走进那人声鼎沸的喧嚣里。

雨似乎有些小了些,晚风习习,有些许清凉。平时游人如织的公园,此刻很安静,只有我一个人沿着河畔,在雨中慢行。

心境如痴如醉,清幽、静谧,自在、悠远。

我将视线投向清凌凌的河水,忽见一只体型如成鸭般大的鸟儿,兀立在水中央一根刚好露出水面的柱子上。

千条万条雨线直直地落在水里,也落在鸟儿的身上,那鸟儿却风雨不动,静定如禅。我痴痴地看了它很久很久,其间,它也曾振了振翅膀,却没有飞走。

那一刻的天地问,仿佛只有我和它。隔着一片清透的水域和潺潺雨声,一人一鸟遥相对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它也不知道我是谁。

分明谁也读不懂彼此的心思,却又仿佛都在认真地审视着彼此。我其实是有些羡慕它的,羡慕它拥有翅膀,可以自由飞翔,也可以随处栖落。

而我,却常常连双足迈向何处都难以自主。它若有思,不知是否愿意成为自认高智却总身陷种种无形羁束的人类呢?